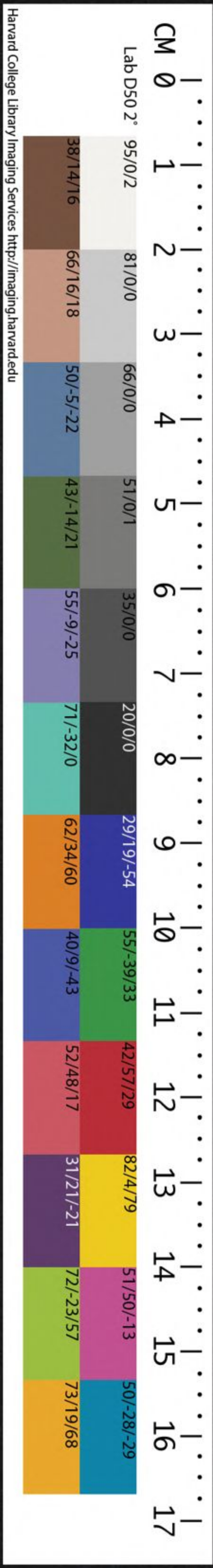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8 1943

24

72720/7914D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七

丙寅 天啓六年

正月

御史陳以瑞疏叅大僕少卿劉蘭吏部郎中吳維祺
工部郎中呂克孝南戶部郎童述先閑住

給事中劉先春御史高弘菡敬陳營務十一款一會

補之制宜復一聽用之課宜勤一火器之技宜練一

勇衛之器宜造一營馬之補宜合一選壯之練宜亟

一老弱之汰宜善一補官之任宜重一補總之居宜

大學臣江旭奇訂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定一隘口之防宜密一夜禁之令宜一
刑科潘士聞直糾不簡之臣奉 聖旨曹欽程不簡
敗羣着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領過陵工銀
兩務要交割明白方許回籍

上傳諭吏部都察院犯官王之案周宗建張慎言熊
明遇方大任等及已故陶朗先楊漣左光斗顧大章
等家屬奉 旨行撫按提問追贖如何久不回報顯
屬違玩還着移文各省直勒限速解以助大工

兵部接出 聖諭朕以耿胤繼承 祖宗大統而遼
陽淪陷未見恢復朕是以更置經臣以及鎮臣政期

一番振刷立奏膚功迺今逆奴且有將至右屯之報
其于山海執已逼迫一重門限能無凜然是維爾經
臣督臣鎮臣之責爾等受命方新籌畫必預其務殫
心料理畫地分守應守則守應戰則戰毋得輕率躁
進毋得觀望不前向所患者文武不和今其一德一
心毋相推讓其樞貳亦屬特簡在內如何策應糧草
器械作何區處不得怠緩事機膚切既奏封爵朕所
不靳如再積事 祖宗憲典凜如朕決不爲姑息欽
哉故諭

兵部奏進奴酋犯寧遠塘報奉 聖諭朕覽塘報賊

攻寧遠甚急當被城中道將諸臣砲打火攻賊營少
退危而得安且速焚外寺滿桂等捍禦孤城雖未盡
殲逆奴然已首挫克鋒似此忠勞朕心嘉悅今特賜
獎諭仍着該部從優陞叙照舊供職戶兵兩部發銀
十萬爲犒賞之資用鼓戰氣以勵軍心其經督鎮道
諸官還要大家倍加細心料理不可以小勝自滿仍
銳意滅奴全復疆土庶仰雪三朝之恥慰朕宵旰之
懷欽哉故諭

二月

經略高第塘報虜情奉

聖旨屢報捷音朕心嘉悅

袁崇煥已升僉都御史滿桂趙率教升實授總兵加
都督同知左輔等着查明優叙

順天府府尹沈演謹陳制禦十策上俱嘉納之勅
部議行

誠諸臣凡條奏軍國緊要事情務明切簡要有曾經
人道過者不得勦襲竇陳從科臣段國璋奏也

授永和王妃父趙克念南城兵馬副指揮

命員外孫元化製西洋砲以資防禦

削御史石三畏籍以其條議輕率薦舉欠當故也

逮歐陽揮下劉鐸刑部獄時鐸供扇詩爲歐陽暉所

逮歐陽暉
下劉鐸獄

作鐸特寫贈本福故 命逮之質對

兵部條陳六事一廣諮訪以儲將材一搜猛士以備
沖殺一防逃兵以振士氣一懸賞格以致首功一嚴
市買以充撫賞

經略高第飛報奴兵過河奉 聖旨據報奴酋盡數
回巢深慰朕懷還着嚴加偵探亟脩戰守實事以備
將來不得以賊退怠緩該部知道

鹵簿大駕工完魏忠賢加恩三等廕弟任一人都督
僉事賜勅獎勵劉忠加恩二等廕弟任一人錦衣衛
正千戶外銀賞有差

南道徐復陽疏叅曾汝召魏士前郝土膏等奉 聖
旨曾汝召阿附邪黨羽翼移宮希圖定策魏士前倚
恃熊廷弼周嘉謨恣肆貪婪驟躋臬憲郝土膏作令
不仁麾親無父典試策文誦上無君并前降處的方
逢年章允儒顧錫疇丁乾學熊奮渭李繼貞都着削
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董承業文氣稍平姑
照前旨郝土膏賍私狼藉仍行該撫按提問照數追
賍以助大工仍據賍從重擬罪

戊張慎言逮周宗建繆昌期

削總兵楊麒籍爲民以應援不前致有覺華島之失

勅獎魏忠賢

也

勅獎魏忠賢復廕弟任一人督僉事賞銀三十兩
紵綵二表禮羊酒新鈔有差時崔呈秀有觸事懷忠
一疏頌忠賢蠲年例免夙逋緝獲有功鼎建多績故
有此命

刑部尚書徐兆魁會同法司周應秋等問成惠世楊
獄詞大約與鎮撫司招詞相符遂坐以上刑奏入如
議

織造太監李實以欺君箴旨奏誣諸臣奉 聖旨周
起元背違明旨擅減原題袍段數目又指勒袍價以

致連年誤運且托名道學引類呼朋各立門戶一時
逢迎附和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
黃尊素盡是東林邪黨與起元臭味親密干請說事
大肆貪婪吳民恨深切齒除周宗建繆昌期已經逮
解外其周起元等五人都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扭
解來京究問李實仍安心供職該部知道

鎮撫司奏報緝獲奸細武長春係叛賊李永芳之婿
下刑部依律從重處罪因 獎諭廠臣魏忠賢之功
特加恩廕

應天巡撫毛一鷺按臣徐吉奉吏部咨文將曹欽程

叅周宗建事款逐一研勘竟無實効坐修造書院俸
薪公費等項千金猶未稱嚴旨復致有提家屬追
比之諭

三月

朶顏等衛夷人炒朶兒進貢

朝鮮陪臣全堤等慶賀禮畢辭歸

經畧高第以病辭免從之

袁崇煥巡撫遼東

以袁崇煥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山海等處地方
提督軍務

中后所災

發內帑充賞

發內帑銀十六萬兩并內庫軍器給山海各鎮充賞
以激勵將士

給肅寧伯魏良卿四代誥命

賜魏良卿養贍地土七百頃

命內監劉應坤陶文紀用等駐札山海清查糧餉器
械兵馬之數凡軍中戰守事務與聲息緩急進止機
宜俱得與議據實密封馳奏不得參商

廕魏忠賢弟任

廕魏忠賢弟任一人都督同知以獲王用行也

大學士顧秉謙等上公務疏內叅論閱對禁近之人
奉聖旨是三朝要典乃傳信萬世垂訓將來鄭崇

光受賄狼藉見在追贓周大成鄙陋不堪久依門戶
豈得閱對大典俱着冠帶閑任其汪汝祥汪澍皆惡
黨汪文言宗族心術險邪熒惑國是招權納賄淆亂
紀綱俱不得久踞密勿要地都着削了籍爲民當差
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崔呈秀直
陳要典之
原

工部侍郎崔呈秀直陳要典之原曰史臣編輯三
朝要典起于乙卯止于辛酉七年之中起三大案蓋
諸姦媒釁孽于骨肉構風影于宮闈訕妄淋漓于
筆端播煽招邀其徒党賴皇上神明洞燭其隱徐
觀其敗勅令成書以揚祖德而肅臣紀

御史李九官請久任關畿督撫鎮道諸臣

以楊國棟梁柱在朝渠家禎王繼省何汝賓充總兵官
鎮守登萊陝西大同保定廣東等處

時閣中吏兵二部俱以危疆不宜輕遣中使縷述其
不便者有四不允

中使出鎮

中使出鎮閣部爭之不得于是科臣薛國光楊所修
王鳴玉林宗戴周洪謨彭汝楠張唯一陸文獻段國
璋黃承昊楊文岳虞廷陞等御史牟志夔劉述祖高
弘圖李九官王業浩王心一張文熙許其孝梁夢環
李蕃李懋芳劉徽帥衆莊謙陳世竣袁鯨王琪蘆承

欽曾應瑞倪文煥王時英鮑承謨陳朝輔李燦然等
相繼合辭言其徒增紛擾無益疆場亦弗省
御史李懋芳劾罷丁詩教

南京河南道御史何早叅區大倫魏說劄奪

升畢自肅為叅政代袁崇煥管寧前道事

以王之臣經畧遼東之臣上言經撫不宜並設奉

聖旨奴報緊急當處處設防袁崇煥在關外卿在關

內互為聲援呼吸相應乃克制勝萬全舉朝公議停

妥方行會推豈是贅員業已奉旨宜卽星馳赴任殫

力籌邊不得疑慮推托今改經畧為督師出鎮總理

遼東薊鎮天津登萊等處軍務新銜以示鼓舞責成
至意閭鳴泰速與交代不必套辭

封西洋砲為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遣官致祭

刑科黃承昊上言邊才最難儲之宜預謂南兵科袁

玉佩忠勇謀畧不減伊姪崇煥應調之于北以備緩

急邊差獨苦處之宜優謂雲貴按差近從優處而奴

氛更惡則巡關一差已兼按遼之役存亾呼吸蓋與

撫鎮諸臣共之而安可不與雲貴同議優處哉

刑科陸文獻疏奏東西猖獗思所以佐前籌襄後効

而有可早告成事者莫如黔奉 聖旨結黔甸以併

王之臣經
畧遼東

力遼東誠是確論但朝廷惟威信可以服遠安酋屢
次求撫乃殺其求撫之人以致疑畏不決今當曉諭
各頭目許其輸誠勉以忠義有能縛獻崇明那彥者
卽以二逆土地官爵優之餘黨悉從寬政庶黔事便
可結局至于薦越其杰而叅魯欽皆屬未當還着酌
議行

治西南夷
惟在安之
遼東當恢
復不疑

刑部左侍郎沈演奏陳南北制馭方畧曰治西南夷
之法惟在安之不在勝之自是千古定局遼東爲神
京左臂控制諸夷其當恢復斷在不疑

四月

兵科薛國觀上言頃接

登萊巡撫李嵩塘報一揭內稱准平遼總兵毛文龍
揭前事等情到院該職看得奴酋鸞伏數載海外自
信捧制之能朝中亦推捧制之力臣愚竊意其或
然不虞今歲正月奴擁大兵入犯幾於傾巢雖是稍
挫其兇鋒而攻圍屠掠逍遙內地者直二十有日畧
無踉蹌返顧之意迨班師而東操演瀋陽伏圖再至
一似不知有捧制者然茲續塘報尚叙去年十月間
事其於大舉入犯越兩月餘槩乎未聞真風馬牛不
相及猶且曰偵探最真朝謀夕計聞風撲殺者耶猶

且曰先機而獲八會寨之捷。撓挫其西南之鋒者耶。總之毛文龍者，駐師海外，以撓制奴酋為職者也。果能撓制，使奴不敢西來，即不脣脣然於零星擒斬呈解，功自昭著於天下。倘不能撓制，使奴無所顧忌，而西縱日擒斬，而日解捷，何益於封疆之大事哉。伏乞皇上責成文龍，專於撓制上着精神，務圖掣奴之至計，則其功莫有大焉者矣。今茲俘解，宜勅登撫李嵩研審的確，就彼奏決，非惟重告獻之大典，而且甦苦累之驛遞矣。奉聖旨：這本說的是。獻俘前已有旨，非真正渠魁，不得輕瀆。今着登萊巡

撫審實處治，不得濫殺無辜。至奴犯寧遠，已經三月，毛文龍竟不知覺，何云撓制。據所任涇彌島去奴寨二千里餘，去寧遠亦如之遠，不相救。毛文龍當自己審處奏報，以圖結苟，勿徒以獻俘塞責。該部知道。都察院周應秋叅奏御史劉大受、王心一劄奪。下周宗建、繆昌期、北鎮撫司獄。

贈朱之蕃禮部尚書，廕一子入監讀書。

高攀龍卒時有旨，逮攀龍官旂擬于十八日開讀。而攀龍先于十七日夜溺園池，歿。有遺疏云：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

皇明通志卷之七
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望使
者持此以復。皇上。

巡撫遼東袁崇煥酌定兩鎮職任。以便責成。疏曰。臣
以書生從督師輔臣孫承宗。與舊撫閻鳴泰後。方主
恢復。時論是之。不意已奄有寧前。跨及錦右。始終共
關外之事。則總兵趙率教。滿桂二人。今。皇上已
勅臣駐札寧遠。則既復之地。如寧遠以西。便當隨地
分認。設立專官。未復之地。亦分頭探哨。漸圖恢復。如
總兵趙率教。則駐前屯。領關內三部。各一車營。馬步
共六營。後勁屬之。仍轄中前一所。前屯一衛。與關上

俱其信地。總兵滿桂。則駐寧遠。領前中後各一車營。
馬步亦六營。前鋒屬之中右一所。寧遠一衛。中後一
所。俱其信地。而令其司三路哨探。遠出錦右。又廣以
明一軍之耳目。大抵兩鎮更迭而前。交相為援。今年
滿桂在寧遠為前鋒。則趙率教為後勁。明年趙率教
東出錦州為前鋒。而滿桂又在寧遠。舟師及西虜夷
情。隨前鋒以轉。領後勁。再一年。滿桂又跨而前。則錦
州又為後勁。逐步而前。限之兵八萬餘。臣每對人言。
謂戰則一城援一城。守則一節頂一節。步步活掉。處
處堅牢。如此作畧。恐天下人所同心也。其議創于樞

輔孫承宗然行之不果而時亦無及臣今因之耳伏
乞 勅下該部照地方兵馬開坐一領 勅書兩道
職掌遵照管事

命戊熊明遇黃龍光鄧漢鄒維璉徐良彥時江西巡
撫郭懸坐諸臣擬城旦奏復 不允龍光更發邊遠
僉妻着伍尤爲慘絕

叙寧前功次閣部鎮道文武諸臣俱進階錫蔭而厥
臣恩蔭尤隆

信王府第欽天監擇四月二十五日興工

應天巡撫毛一鷺疏題犯官周順昌奉 旨下逮臣

等齊赴公所正開讀間忽士民擁入鼓譟變起倉卒
勢甚危迫臣等相顧錯愕唯以身爲捍蔽力諭道府
諸臣喊示 功令幸順昌拘繫無虞而奉 差官旂

輩遂把捉不定驚憤却走衆益揮號攘臂直入後堂
致踴躋踐踏扳援撲跌幾成狼狽決裂矣臣等速調
防禦官兵以次鱗集衆稍奔軼而從役內有李國柱
者因驚竄獨先踏傷偶斃矣臣等竊念事莫凜於
王言法莫嚴於三尺詎意清平世界有此異常大變
舉國若狂幾于不可收拾何人情之洶洶而時事之
叵測至此甚也方周順昌奉 旨被逮縣官往卽就

以此櫻忠
賢怒

繫當令府縣爲促開讀而官旂不應逗遛需染訂期
十八日致生遠邇之心此變之所繇肇也除一面將
犯官周順昌交發官旂卽日起解至京外仍次第擒
緝猖亂渠魁另行正法以重國典以尊君命奉
聖旨愚民狂逞至於擠傷旂尉雖云變起倉卒撫按
等官平日禁約謂何據奏犯官旂已前來姑不深究
還着密拿首惡以正國法不得累及無辜其蘇常等
處私造書院盡行折毀刻期回奏該部知道先是吏
科都垣魏大中被逮順昌聞而哭之道經吳門公與
約婚姻奉酒炙相持慟哭以此櫻忠賢怒李實欲得

忠賢懼廼借織造事羅織公等疏上忠賢遂捏旨遣
官旂逮順昌詔使至郡檄縣官自詣王名時吳邑
侯陳文瑞公所拔士也夜半叩戶求見撫牀而慟公
曰吾固知詔使必至此特意中事耳毋效楚囚對
泣乃悉召故人與訣別而夫人吳氏號泣昏迷絕而
復甦者再諸子環地而哭聲徹街市公不顧神色自
若臨行所知曰范司隸屬子數語千古酸鼻君獨恻
然長往乎公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左右有一素勝
曰此龍樹菴僧屬書者向已許之今日可了不了亦
一負心乃呼筆題之字大如斗體法道勁後識年月

吏部清忠
亮節

日投筆而起。意氣浩然。甫出門。百姓號冤聚送者。已不下數百人。公囚服小帽詣軍門。士民聚益衆。大中丞毛公自揣不協輿情。檄有司數易置公。毋使贅聚。一日四五遷。然遠近聞風相繼。至愈多。至數百人。皆言吏部清忠亮節。何罪而朝廷逮之。如昔人不解。司馬相公爲黨人者。或悻悻若怒。或愀愀若悲。或笑若無告。或昏昏若夢魘。而無以自明。相守至昏夜。猶不散。且則復聚。自十五日至十八者。蓋通國皇皇也。開讀之日。郡中士民送者無慮數萬。相聚謀曰。吾儕小人。無繇上達。天子。頃當投哀兩臺。懇其疏救。

或曰。此皆東廠陷害忠良。雖撫按可奈何。吾輩一死耳。無足惜者。語氣激烈。有識者懼生變。稍加慰曰。

朝廷聖明。君等皆忠義。欲活吏部。當爲吏部門戶計。不如乞命兩臺。爲得。於是百姓皆執香迎順昌於縣署。號聲震天。揮汗如雨。縣官馬不得行。日午至西察院。時撫按未至。人情洶迫。天地陰慘。諸生五百餘人。公服立門外。私憂曰。人心怒矣。特以天子詔不敢發耳。撫按至。事未可知。我輩代爲請命。差足慰百姓。無貽桑梓憂。諸生皆諾。頃巡撫毛公一驚。巡按徐公吉至。百姓執香伏地。呼號之聲如奔雷。瀉川轟轟不

辯一語。諸生王節、劉羽儀、文震亨、楊廷樞、殷獻臣、王景臯、袁徵、朱隗、沙舜臣、王一經等，乃迎兩臺於門，痛哭而陳曰：周銓部清忠端亮，輿望久歸，一旦以觸忤權璫，遂下詔獄。百姓怨痛萬心，若一明公爲天子重臣，何以慰洶洶之衆，使無崩解之患？言訖，諸生皆慟哭。毛公流汗被面，惴惴不敢出一語。旂尉文之炳等，妄自尊大，不察民情，持械擊百姓，且厲聲曰：東廠嚴旨逮官，迺容鼠輩置喙。百姓顏佩、韋等聞之，還問曰：爾言東廠逮官，則此旨出魏監耶？諸旂虎面豹聲曰：速劊若舌，旨出東廠，將何如？佩、韋等不勝憤，振臂

東廠何得

大呼曰：吾輩謂天子詔耳。東廠何得逮官？首擊之。炳、百姓從者千計，而覆水不收之勢成矣。時變起倉卒，諸生皆驚避。毛公益恐怖失色，急請兵自衛。撤讀至夜分，百姓漸散。從尉李國柱、餘或匿斗拱間，或升屋走，因得全。是日城中正沸，而錦衣逮黃尊素者，繇吳入浙，泊舟胥江，罔知也。登岸揚揚，陵轢市民，一人偏袒呼曰：是何得獨縱？一招而擊者雲集，遂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輜重悉投之於河。諸旂僅以身免。始知城中有變，踉蹌而逃。唯曰：東廠誤我。越二日，民情稍定，人謂吏部曰：公不幸遭清流之禍，忠良無得

死則訴高皇帝

全者矧今日變因公起恐徒自苦吏部嘆曰以我一人貽禍桑梓歎且目不瞑我豈不知自裁然順昌小臣也豈得引高公不辱之義乎今我赴都必歿歿則訴高皇帝速殛元兇以清君側之惡公等他日爲我作忠臣傳可耳乃以三月廿六日間行人無知者神廟榮嬪李氏薨祔葬于張順嬪之墓贈劉光復太常寺卿廕一子入監

命清查京營軍馬盡數歸伍有仍前隱占者指名叅奏時地方失盜查捕營額軍一萬止五千人應役營馬盡各乘坐巡視科道查叅故有此旨

癸巳子時白霧占曰臣下擅權又曰王兵喪

下李應昇鎮撫司嚴究追贓

大理寺正許志吉誣叅臺臣張繼孟削奪追贓

命浙江撫按解黃尊素來京究問時吳中有開讀之變于是旂較相戒不敢復出故有本處撫按起解之議

下周順昌北鎮撫獄

削奪吏部郎中李白春

兵科薛國觀上言臣於本月二十二日接得偏沅巡撫閔夢得黔省沾危一疏准貴州撫臣王城咨言三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一
十一
月初三日安邦彥率衆數萬渡江與我兵大戰數日
至初七日總理魯欽親督兵敵賊回營至二更賊勢
甚衆漸逼營壘各兵因數月無餉紛紛逃散令難禁
止五鼓營兵盡散總理無計可施遂藏利刃死于營
中又准貴州按臣傅宗龍咨言十六日辰時塘報賊
將麻姑孫官堡燒劫漸逼城下勢若燃眉等情到職
職讀之不勝駭嘆曰近報奢寅被殺竊慶西南事可
漸次盪平不意安賊之復猖獗如此也謂餉不果腹
而兵不用命其說亦正若謂此逃散實繇無餉之致
然蓋有難以盡信者夫二更至五鼓爲時幾何豈無

餉枵腹能捱之于數月者而不捱之待旦乎賊執甚
衆漸迫營壘各兵懼不能支紛紛逃散令難禁止是
明明供一潰敗之形而乃借口於無餉以爲歸咎卸
罪之地將服誰乎卽偏沅撫臣閔夢澤言移駐偏橋
僅率現兵數百遙張聲執虛而有裨實用乎招集調
募俟兵力稍勁星馳赴援緩而有濟急事乎徒爲安
賊所竊笑矣夫黔省多故簡命王臧聞亦夙負薄
名受事以來不知作何調度作何練習使將不能制
兵而兵輒忍棄將賊衆一臨魚驚鳥散遺孤將已云
亾平日之威令安在傅宗龍識諳酋情選擇而使無

治外必先
治內

寬猛交濟
政是以和

奈勞勛久而倦怠生任事之心與願息之心交橫于胸中壯心之銷磨幾盡此二臣者同有軍旅之寄同有封疆之責而進戰與退守成則共功敗則共罪伏乞皇上嚴加申飭切責二臣和衷戮力合謀分應以遏賊鋒則西南半壁之天下有寧日也刑部左侍郎沈演上言治外必先治內外寧猶有內虞治亂何徵轉關在微憂盛危明敬抒一得其一曰寬猛應酌時宜傳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濟之以寬寬猛交劑政是以和今法紀聿新人心震疊自今以往惟當顯示灑濯以與更始

法不期於
重而期於
確

果能滌除胃賢不追既往卽有夙讐亦不深咎無爲反側自疑故作不靖以抔文罔皇上每事必法堯舜法堯舜法天也疾雷震電惟以破除陰翳暖日和風乃可昭示黎庶曾見上天有竟日雷霆者乎其一曰祖宗成法宜守太平何象曰無愆念苟未當聖心不妨駁議如有未可當備陳往例以聽上裁卽以臣刑部論姑息之久宜用重典然奸不戢於嚴刑而戢於必得法不期於重而期於確文皇時因有情重法輕者欲重擬上曰律者法之平今欲輕重之罰雖當民弗信矣其如律又有冒支官糧者命

戮之比覆奏。上曰：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如律。文皇聲出爲律，乃一則曰如律，再則曰如律，非徒以職要職，詳上下有體，抑亦頭緒煩多，情僞微賤。一時神明獨斷，未必悉中情實，故直付所司，不以臆決。亦虞舜臨下，以簡無爲而治之道也。其一曰：預處經費，以程工作。三殿並建，萬國觀瞻，安可稽緩。第工費不貲，兵革未息，財賦國家之利器，虛實不可以示人。大工與大兵並舉，將司農與將作交征，提襟露肘，支左缺右，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宜令王者會計，每殿工料幾何，經費領於司空者幾何，尚方織作

之需，陶匏絲枲之屬，燕享犒勞之具，內府積有奇羨者，俱改納折色以給。大工歲歲哀而息之，度可當工料十之六七，而後舉事，費旣積之累，歲工自成於不日，雖百堵皆作，而天下晏如。無爲焚林而田，見影而捉，剋核太至而生，具不肖之心，無示人蟬匿之形，使狡夷奸民量我物力而妄生覬覦之計，斯亦周禮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爲出之意也。之數者，倘蒙采擇，施行臣忠已効，退就臆敵，死無所恨矣。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七終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八

太學臣江旭奇訂

五月

旌表一門
雙印

旌表常州吳氏一門雙節潘氏係潘耆女提學副使
 吳仕年六十無嗣聘為側室時年十七五年而仕身
 故氏生子敦復僅八月仕先有嗣子包藏禍心謀刃
 敦復兼偪嫁氏引刀自決以死自誓抱子襁褓中十
 餘年不敢出戶外而子得成立尋薦賢書後不幸復
 先物故遺孤士貞等俱在齟齬值族兇惡棍結連巨
 室飛禍構之其家幾破氏號天禦侮誥體哀求事雖

皇明通紀

天啓

旌表孝儒
張秉介

蒙什竟以憂卒。存庚七十四歲。守節五十三。年沈氏
係沈尚之女。卽歸舉人吳敦復。時十八歲。後敦復身
故。年二十九歲。子士貞。甫數歲。於時新喪。孝廉家。鄰
叢起。豪橫踏籍。幾欲取卵。破巢。氏日與潘氏相對。嗚
咽。亦時破涕。上慰老姑。下撫幼子。笑。笑在疚。不遑寧
處。後事得解。卽延師教子。朝夕督課。勝於嚴父。士貞
遂舞象遊庠。弱冠鄉薦。茲成進士。氏見年六十一歲
守節三十五年。

旌表上海孝儒張秉介。秉介上海縣儒學生員。係貴
州巡撫鶚翼季子。事父至孝。朝夕奉侍。頃刻不離左
右。迨鶚翼病。秉介萬端療治。以至迎神買卜等項。輒

至垂索。暮夜叩禱北辰。請以身代。願爲之裂。父病篤
時。目不交睫。衣不解帶。嘗自闔戶。引刀割股。家人排
闥競前。抱持之。然刀痕已入寸許。及父終。不能救。秉
介哀慟。卽絕。家人以水漿灌。以踰宿而甦。是時臥病
床褥。不及躬撫。父柩。乃以臥榻之前。設一靈几。早晚
上食。不輟。令人扶掖於床上。微作跪拜狀。氣息奄奄。
有淚而無聲。遠近聞而哀之。自父歿。甫及匝月。竟柴
毀骨立。以死。

繆昌期卒
於獄

繆昌期卒於獄

應天巡撫毛一鷺勘奏諸臣奉 聖旨毛士龍發邊
遠充軍僉妻着伍夏嘉遇行賄得官口供甚確依律
充徒不准納贖姜志禮削籍爲民追奪誥命其餘俱
依擬行該部知道

禮科張唯一直糾寺臣許志吉奉 旨罰俸三箇月

陝西巡撫喬應甲叅孫瑋劄奪革去恩廕

王恭廠火

王恭廠火內有火藥局火起砲發沿近居民已無噍
類計塌房一萬九百三十間壓死男婦五百三十七
名

時風霾旱魃地震火災天變屢作詔百官修省

虜報甚急督師王之臣請發兵馬器械糧餉一切軍
需以爲防禦實着

黃尊素解到下鎮撫獄

命速造火藥以備奴警急推補司空以便料理

改御用監爲安民廠移王恭廠神器錢糧等項於內
免修造也

島師報會安堡之捷奴賊斂民北上欲逞西寇官兵
乘機奮勇深入攻尅會安堡接回順民一千三百餘
人陣擒真夷三十六名

千酋挾賞虜酋千兒罵同母麻吉娘子率衆執舊帖

文索賞四百二十餘兩邊吏詰責酋辭禁逞勢甚猖獗

京師祈雨

刑獄擊生人命

兵部尚書王永光備陳修省之實疏曰刑獄繫生人命董以士師申以伏奏誠重之也今繫囚半歸詔獄追贓卽以畢命雖其人自不寬而於好生之德無乃未愜乎甚至秋後與不時竝律囊首與絞斬同斃痛快之事每足干和請自今以往輕重罪囚悉付法曹使罹法者目瞑自作之孽比附者幸繳祝網之恩罪疑惟輕者或開其謫除減免之一線罰當其各者仍

念其子孫父母之無辜肅殺之后繼以陽春此其時矣至於軍儲告匱土木繁興豈不知生財爲亟而急土木不如急軍儲議按括又不如議節省今旣按無可按括無可括而瑣屑凌雜冬臣以入告竊恐焚林竭澤之後能無魚驚鳥散之憂請自皇極告成暫停工作悉以海內之物力并於軍前之輓輸寢其屑瑟之誅求益見聖心之敦大候疆宇廓清再完堂構未爲遲也此皆老生之常譚實爲救時之針砭若夫傳宣詔旨或以誤而成訛不如以稟擬還歸之政府甄別品流或以疑而成溷不如以邪正盡付之

老生常譚實爲救時針砭

皇明通紀 卷五十八
公評此皆舉朝所欲言而臣不忍不言者幸逢 皇
上聰明天挺左右親臣公忠自矢爲端振刷已極苦
心畧事調劑便稱完美臣奉 先帝憑几之命受
皇上特達之知故敢瀝血陳之

薊門地震

遠東巡撫袁崇煥奏列關外兩鎮叅差之情奉 聖
旨滿桂廉勇素著挫賊有功倚任方切旣稱羣情欠
調暫准回府候推別用其寧遠防禦事務着左輔以
原官管理作速交代任事原給印信繳進關門內外
大小將領俱聽趙率教調度以便責成兵部知道

禮科彭汝楠請省刑薄斂以謹天戒

朝天宮火

削葉大受職

夷漢人來歸督師王之臣譯審真確下令安插之

貴州巡撫王城請 勅督臣撫鎮黔陽蚤結西南全

局

大學士顧秉謙進呈 三朝要典副稿

大學士顧秉謙恭進實錄副本俱奉獎諭

巡按貴州傅宗龍奏曰自魯欽蹉跌賊氣頓張助逆
仲苗蟻趨蜂動貴陽三十里之外焚屋殺人急書一

日而十餘至臣與撫臣王城一面告急於督臣朱燮元一面求餉於偏沅撫臣閔夢得一面會集司道諸臣商度機宜激勵將士先遣王國貞等攻河沙壩之羅鬼盡俘斬之而廣順定番青岩白納一帶之狡夷爲之奪氣繼遣雲鵬等拒逆彥於趙官堡小戰三日大戰二日所殺傷者無筭水內水外之賊奔走潰歸今道路復通城池無恙謹以捷聞

六月

工禮二部請給魏忠賢魏大用魏志敏魏釗等祖先祭葬誥命得 俞旨都照伯爵例行

初五日寅時京師地震天津三衛亦震宣大同日震倒壓死傷更慘

初六辰時皇子薨逝

發銀一萬兩賑卹王恭廠一帶居民

遼東巡撫袁崇煥以賊情暫緩題請贖畫孫元化回部元化以所頒賞銀五十兩繳還貯庫助餉 上嘉其急公准令回部

周順昌卒於獄

周宗建卒於獄

文書房傳出 聖旨信王婚禮大禮吉日着禮部行

周順昌卒於獄
周宗建卒於獄

欽天監選擇時已選中大興縣民周奎女年十六歲
三月二十八日子時生即今 聖母后也

閏六月

時京師荒旱降詔卹民

黃尊素卒於獄

欽天監欽奉

聖諭

信王婚禮大禮擇十一月二

十五日卯時搬移十二月初十日午時尚冠十六日
納微發册二十一日安牀正月二十七日開面二月
初三卯時親迎

東廠魏忠賢奏曰告人吳榮告直隸徽州府歙縣人

吳養春家資巨萬爲富不仁一向結交縉紳霸占黃

山砍伐樹木貨賣年久獲利何止數十餘萬先日巡

按御史駱駸曾見其強橫遂將山地判斷一半入官

卷案見存養春用賄朦蔽至今仍舊公行霸占近因

大工肇興採取黃山木植應用吳養春慮恐採取木

植難以獲利家人文節持書一封前來打點停寢採

木 旨意養春又私創崇文書院假以講學呼朋引

類各立門戶乘機挾詐積有萬餘於天啓二年六月

丙奉 旨拆毀天下書院吳養春不遵 明旨巧立

名色改爲書館招聚朋黨仍講道學有弟吳養澤因

分家財不均，具告撫按成仇。養春父子倚財爲惡，將親弟養澤謀死，鯨吞家資數萬。今原告人吳榮原係伊弟養澤駁計，因養春將養澤一家殘破，心甚不平。時懷忿恨，吳榮回籍行至儀鎮，撞遇養春，竟將榮行李盡搶一空，券約六十二張，片紙未留。妻子一十四口，逐散未卜存亡。原籍家產亦被搶盡，是見吳養春父子爲惡多端，抗旨情弊。吳榮不甘，具告到廠，隨將其黨吳君實、吳蹇叔、程夢庚、許應章、應薦、茅培一同拘獲到官，審供前情，各供情相同。據此，叅看得犯人員吳養春久霸山場，獨專其利，故將奉旨拆毀書院私改別館欺君抗旨，莫此爲甚。均應從重追擬，以警巨蠹者也。奉聖旨，欺君抗旨，久霸山場，犯人員吳君實、吳蹇叔、程夢庚、許應章、應薦、茅培俱着該廠監候，其未獲吳養春等，着錦衣衛差的當官祈前去，與同撫按提拏扭解來京，一併究問。所有賣木、賍銀數多，并着撫按嚴拏家屬、經管人等，監候追賍解進，以助完大工。該部知道。

浙江巡撫臣疏請建立魏忠賢生祠於西湖，允之。賜詞額曰永恩。

黔督朱燮元回籍守制，部議加偏沅巡撫。閔夢得總

督從中調度控制五省。

李應昇卒於獄。

追虜。

南道羅萬爵上言罷稅皇仁已普奉 聖旨這本說

的是停稅奉有 俞旨速宜頒示通衢使商人望關

津爲樂境至帶徵錢糧朕念民力有限天啓元年以

前盡行蠲免已征在官卽着扣筭還民侵在吏書者

不得復酒花戶元年以後照常征解寬其舊征以急

其新其本年各項正額務要及期速完仍刻定榜冊

使百姓曉然共見共聞知朝廷與民休息至意該部

知道。

上特勅令總兵趙率教移鎮寧遠并速選將官駐札

前屯。

南臺御史袁鯨劾吏部尚書王紹徽閑住陝西巡撫

喬應甲候勘。

下周啓元鎮撫獄。

御史李燦然論列諸臣奉 聖旨徐紹吉患得熱中

投身去輔營謀要地盡喪生平着官帶閑住鄭履祥

夙附權門今誇入幕驅除同輩縮符職方吳殿邦居

鄉多事橫叅公祖立逐豸繡以快已私都着削籍爲

皇明通紀 卷五十六 九
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奴酋侵并西虜部落

太常少卿趙興邦閑住

總督倉場薛貞疏稱太監魏忠賢救滅草場雷火

上賜獎額加原廕二級

御史王業浩上枚卜疏謹條列五款一曰求真品一

曰收人望一曰重老成一曰化方隅一曰覈疑似奉

聖旨枚卜盛典務要虛公五款正是虛公處即着依

議行該部院知道

刑部尚書徐兆魁亦為厥疏所糾奉 聖旨徐兆魁

縱容司官賣法全不知愧而強詞飭辦溫國奇執法

臺臣反為重犯求寬成何憲體即着冠帶閑住

七月

王之臣袁崇煥會議總兵滿桂掛征虜將軍印鎮守

山海駐札關門兼管四路

冊封遂寧長公主

吏部奉 聖旨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樞各升禮部尚

書兼東閣大學士俱入內閣同首輔顧秉謙等辦事

時北地淫雨為災自畿輔以及關門內外無在不告

急上命作速修築倒塌城垣營房議補冲損兵馬

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樞
稽入閣

糧草拯恤災傷死病

晉張五典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讀書

八月

雲南巡撫閔洪學奏報獻賊夷人中途被殺據實叅糾章下所司兵科叅看得安効良縛安應龍來 獻在我正宜 獎賞其長而厚結之堅其內附以俟異日之再 獻何曲清道王鎮以爭蘇應龍之故謀殺安効良縛 獻之使於曲靖城外也致安効良藉口殺他獻功之人復肆猖獗爭功起釁莫此爲甚如王鎮者急當從重處議以爲邊臣之炯戒抄出嚴之

刑部奉 聖旨方震孺原以擬絞不思悔禍又復居間捍法加斬非過劉鐸身罹法網仍肆奸貪爲人夤緣加戍永宜李端以錫金丹一併遣戍其餘依擬侯恂杜三策徐應秋削奪

上諭工部朔風將起朕念兵士寒苦皮襖照舊例加銀二錢每給銀八錢以彰朝廷憂恤至意着作速解關不得遲悞該部知道

登州衛角樓火

奴酋東侵島鎮將士奮勇截殺敗之於大石門嶺七道河擒獲夷人四十二名報捷解俘

鎮撫司奉 聖旨劉鐸賦性奸貪設心險毒既以鑽
謀擬戍復圖鎮魔重臣方景陽因奸殺妻已干大辟
今又肆行邪術咀咒興妖一千人犯都送刑部從重
擬罪張體乾緝捕有功陞都督同知把總谷應選加
陞叅將仍管把總事其餘叅將中軍等官着兵部照
例優叙該部知道

東省蝗

東廠奉 聖旨犯人吳養春等既與吳君實等質對
明白都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嚴刑究問追贓黃山
見在蓄養木植着差官前去會同撫按變價解進以

助大工仍將山場地畝盡歸朝廷以充公用其章應
薦茅培聽廠發落工部知道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陳戰守事宜奉 聖旨覽奏具
見石畫深謀主守不主戰尤是制奴穩着關外另設
餉司着戶部議覆朕念切封疆委任責成不啻推心
置腹安有謗訕離間還着殫力防禦一意滅奴勿以
瞻顧分心該部知道

賜川湖閔夢得尚方劍

北鎮撫司奉 聖旨程夢庚等贓銀十三萬六千兩
本司立限嚴追吳養春贓銀六十餘萬着行彼處撫

按照數追解其山場木殖銀三十餘萬兩工部卽差
官會同撫按估計變價解進以助大工山場地二千
四百餘畝并隱匿山地與拋荒地土未入冊者查出
升科盡歸朝廷不得仍前隱漏厥臣魏忠賢報國赤
心發奸巨手搜剔黃山之大利克襄紫極之浩繁省
金錢而工愈饒不加賦而財用足種種勛勞茲功更
懋着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
得誥命仍賜勅獎勵以示優異還賞銀五十兩采段
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原辦官旂照
例優叙該部知道

刑部奉 聖旨劉鐸曾雲龍彭文炳劉福俱依擬卽
便會官處決辛雲佑遣戍方景陽雖已物故還當戮
屍司官高默徐日葵陳振豪湯本沛先係徇情賣法
及奉嚴旨纔行改正着降三級調外任該部知道
福建地震

鎮撫司奉 聖旨犯人徐自強等着送刑部如律擬
罪張國紀身係皇親宜恪遵禮義不得濫用匪人本
當送國子監演禮三年姑着自行省改該部知道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八終

皇明通紀集要卷五十九

大學臣江旭奇訂

九月

王夢尹奏江東整頓之局

工科王夢尹奏江東有當整頓之成局。奴酋有可招來之部落。從實敷陳。以圖恢復。勝算一名。器之當重也。海外參遊等官。不下二百餘員。而經兵部題授者。幾何人。在文龍固借此以鼓舞士心。究竟得官易而人不知榮。文龍鼓舞之術亦窮。此文龍亦對臣稱苦者。臣以為除已經題授者及千把總等官。聽便委用。其餘查其年勞。量授職級。俟其年深績茂。仍與題

皇明通紀卷五十一
請升授間與內地互相升調使叨升者感朝廷
之恩恩遇而思報望升者慕朝廷之寵榮而思
企各弁既以爲榮官又以品自砥毛文龍亦得勇士
之爲用矣一兵額之當限也兵多則難精而况餉不
給乎爲今日計合無將見在之兵令文龍精選一番
或三四萬或五六萬就登津之本折逐項酌筭務令
兵不浮於食在戶部既不苦無米之炊在文龍亦不
苦庚癸之呼在遼民既免凍餓之虞而勇氣亦百倍
矣一南兵之當裁也臣聞南兵出海時名雖數千至
島不及一千陰陽之消磨饑寒之零落又不知凡幾

矣何益乎乃糜東江之餉三分之一合無除堪留駕
船水手之用外其老病不堪者汰之南還去姑存之
虛名成畫一之紀律庶名實相稱而士伍無假借矣
一餉運之當蚤也遼人存活全賴內地之轉輸也
獨天津糧米運發及時而山東餉銀發解未免後時
合無申飭該省預爲解給務要當年之餉完在五月
以前庶六七月間風便可至倘稍遲月日秋風一起
徒充魚龍之腹矣一部落之當招也自遼陽廣寧潰
陷後奴所得子女玉帛分給各牛鹿部落者不可數
計其日用飲食起居不啻中國富家翁也聞有征

或亦弱奴
之一端

調各抱妻孥相哭視昔之勇健悍鷲稍有間矣且其
富厚尊寵者皆建酋真種如白羊骨瓦兒哈北關魚
皮等部落俱被虐使頗懷怨恨欲逃無所此亦奴之
短于馭衆也若勅令邊職廣布文告明招暗誘收
其携二之部落處之島中或擇地築城以居之使奴
日夜不得安枕或亦弱奴之一端如謂部落來降恐
有奸詐職以爲嚴爲約束自可無患不然者在奴地
爲奴用詎不足煩我圖度乎奉聖旨這條陳五款
具見方略有裨東江軍務着該部作速酌議施行
左副都御史劉廷元疏請改正皇考光宗實錄并

論廣西副使曹學佺削籍時學佺有野史紀略一書
議論與要典相反故削爵毀板

平遼總兵毛文龍遵旨奏報疏曰臣接得兵部劄

付謂奴犯寧遠已經三月職竟不知所住須彌島去
奴寨三千餘里遠不相救著職自己審處奏報以圖
結局而部議又欲職移駐近島扼要反覆復讀且驚
且喜驚則驚奴犯寧遠謂職不知喜則喜皇上念及
結局謂當自己審處然職於奴非不知者職於上年
十月內卽發塘報言奴燈節前後必大舉入犯謂右
屯等處更宜加嚴防守卽經臣高第曾云得職塘報

而預令道鎮預爲料理，是職之先知，已爲寧遠戰守計矣。及至今年正月十五日，卽雲從山發兵，本月二十日，職卽督官兵至沿江一帶，令易承惠等進攻威寧營。林茂春、王輔生進襲海州等處，皆有擒斬。奴聞掣回，是職不但知之，亦盡力牽制之矣。特苦糧餉不足，不能與賊久持，器具不備，卽尅復城堡，不能站住保守。廟堂以奴緩兵徐歸，便謂職不牽制。奴以攻圍被敗，正是強弩之末，又慮寧遠全兵追逐，是不得不爲緩兵之計，以此指爲不知，豈不拊心長嘆。所駐須彌島，卽名西彌島，一連有三山，周圍廣闊二百餘

里。中則雲從山，前則西彌島，再後則真珠島，以陸程計，雲從之離鐵山有八十里，以水程計，鐵山之至雲從，僅三十里。雲從與西彌從大路去，至义州止，一百六十里。鐵山從水路去，亦如之。义州與鎮江相對，不過有三四里。鎮江至遼陽三百六十里，是鐵山與西彌與奴寨總之相距在五百里內。今謂去奴三千餘里，政不知何臣作此誑言以欺我。皇上去冬移駐雲從，原爲鐵山樹木已盡，無所樵採，移以就便。迺指爲規避，又不知何人故爲異議，以誣東江。今閱臣于五月十九日至島，親望見西彌，親歷义州，以悉遠近。

則遼陽之奴寨可知。惟其去奴不遠，所以知之極真。牽之極切，職可不辨自明。惟是令職自己審處一節，職請爲皇上陳之。夫兵事首論人心，次論地勢。其次則筭有成謀者，尤當以之而始局，卽以之而終局矣。奴酋吞據遼瀋，當其鋒者，首議三方布置。今着止寧遠暨東江耳。以人心論，寧遠遼兵少，而西兵多，東江則以海外孤懸，無所退避，盡用命之人心。以地勢論，寧遠三山海一線，可通諸凡餉械，易輸易足。東江則往來接濟，春俟凍開，直至清明節後，人方敢渡海。及冬稍凍，前無糧草，後無援兵，便成絕地，使能站立。

得定，亦非易事。然寧遠至遼瀋，但係寬平坦道，無險要含藏，難以出奇攻襲，可守而不可戰。東江則憑險可以設疑，出奇可以制勝。水陸齊通，接濟則艱，戰守則得。有可據之地勢，人心與地勢既已兩得，其所以進剿恢復，終是東江事半而功倍。此非敢侈言也。實一定之情形，必然之事勢。緣向來廟堂議論，以東江爲牽制之虛局，不以爲進剿之實事。錢糧半饑，半飽。軍需若有若無，奴不西去，不言牽制得力。奴一過河，便言職不牽制，豈不念全遼不復，山海終危，奴賊不滅，終爲國患。職于天啓三年間，早已料之爲因。

廟堂全無一定之計。奴伏而羣情泄泄。奴動而衆議紛紛。更不以職言爲是。致有今日。及至今日。便議移鎮。此何見也。前請加餉。兩年以內。分文未增。所請器械。兩年亦未運至。所請船隻。今方鳩工。今部猶言不憚悉索以供之。將使麗人好聽乎。抑以此而赫奴酋也。竊恐東江移鎮。卽失地勢。併惑人心。無論不能進剿。亦不能牽制。斷斷乎其不可者。如以職自處之。愚見歲餉而請二百萬兩。其軍少器械。除所請發熟鉄農具防牌等項。除天津運解外。竟以部銀歲給十萬兩。以聽東江之自造。海上以船爲命。沙唬

船尚請造三百隻。登淮造一百隻。今請加沙船九十隻。唬船六十隻。共得二百五十隻。上年六月間。職曾具疏。請內臣一員。并請舊撫臣王化貞出海督臣部。臺省諸臣屢言之。知非東江一已之私。今宜令其出海兼督。再加東江開一標鹽引。照寧遠舊例。官賣以幫運脚糧餉足用。器械精堅。舟師備具。連路監督有人。東鎮仍駐東江。委託膽畧之將。授以方略。恢復廣寧。駐兵三岔。可尅期于二年內。夫逆奴進犯。止有二路。從鎮靜堡進。守廣寧。便可當鎮靜之鋒。遼瀋來。從三岔河過。駐三岔。便可截狂奴之渡。必如是。

而寧遠可以安堵山海可以無虞神京奠陵寢
寧而天下完固先結此小局另議復遼平奴之大局
再爲尅期不幾乎有次第哉然不自今日始言之也
上年已具疏奏聞蒙部可其議謂尅期兩年不爲
遠錢糧百萬不爲多似乎今日真屬可行此則東江
自己審處之一策也奉聖旨覽奏知道了疏說地
勢人心極明不必移駐其請器械船隻餉銀着該部
酌議具奏兵部知道

刑科黃承昊請設餉司奉聖旨黃承昊係東林不
日引退反條陳塞責着削了職公同民當差仍追奪誥

命該部知道

工部奉聖旨黃山水植久爲奸宄盤踞差主事呂
下問給與專勅以重事權撫按道府務與同心協力
遵照原題上緊追解毋得彼此推諉責有所歸其山
場地畝仍着撫按官丈量等則酌定賦額另行具奏
該部知道

編修姜曰廣工科王夢尹遵旨便道詳閱事竣謹
陳海外情形疏曰職等以詔書嚴重先朝鮮國開
讀事竣隨遵旨便道沿島詳閱謹先爲皇上陳
遠民之情形自被擄遠民苦奴之虐甚也各島中行

有來歸者。男婦子女。不啻十餘萬。自鐵山至朝鮮之
安州等處。二百餘里。陸續不絕。奈皮骨僅存。枵腹待
斃。甚有偃卧不能出戶者。職等親至其室。見奄奄氣
息。床褥間。向職等懇曰。我父母妻子。一家俱遭。双害
安得飽食一日。殺奴一級。死亦甘心。職等憐之。壯之
而未敢擅許也。一日。遼兵大要遼民。其目前
堪用者。約二三萬。不獨無堅甲。亦無利刃。更多執挺
而衣不蔽體者。度其年貌。儘堪圖攻。取陣戰之用。惜
食不克腹。器械不精。恐難以操牽掣之勝也。其南兵
因餉不及時。固無日不思南還也。一日。遼官三韓既

陷遼東等衛。指揮千百戶等官。就便而逃歸東江者
不少。除毛文龍已用者不計外。尚有二百六十餘人
有未襲職者。有襲職而無俸糧者。無不願食。公家
一日之俸。而効一臂之力。孰非功臣之子孫。而聽其
流離瑣尾也。一日。遼生諸島中。遼生共計有二百餘
人。職等試之。如董朝紳等十餘人。皆堪進取。當流離
患難中。不廢誦讀。豈宜終錮海隅。令抱向隅之泣也。
一日。海外商人。不下五六百人。半在登州。半在海外。
據冊借欠計九十餘萬。據商人稟稱。有銀不至手。家
不得歸。而竟縊死于登者。有貧已徹骨。而挑水度日。

者及有爲人役使而寄食守候者此輩熙熙攘攘爲利而往其涉風濤拚性命不過權子母以求償耳今本息俱罄亦不可不急爲之計也一日俘解自旅順至鐵山約二千餘里俱與奴隣耕牧偵探處處可以相遇以多擒少以壯擒弱此常情也獨五月之戰的係文龍身親督陣職等將至皮島而文龍始回向來我兵見奴卽逃而文龍能使之赴敵一往英風可謂壯矣一日屯田島中之田堪種者固有而計地不寬朝鮮之地皆該國所不耕者或山巔或山坡濬蕩不堪而用力倍艱要亦可接濟兵民之窮也一日朝鮮

之接濟朝鮮通國皆山原野甚少大率多水田總計八道富饒不過三道兵民朴野不尙華飾毛文龍以銀易中國之貨以貨易該國之米而該國仍稱苦也總數欸而提衡斟酌者天也毛文龍以二百人入鎮江據鐵山招降夷撫歸義之民至十餘萬衆卽不謂吮奴酋之精血亦可謂收遠左之子遺不愈於遼陽一陷越海而南廣寧一潰望風而遁者哉如毛文龍者不可不謂之豪傑亦不可不謂之偏鋒若堂堂正正與奴酋決勝敗于郊原不獨職等不敢信文龍卽文龍亦不敢自信若能養成一隊精銳之兵設伏

毛文龍可謂豪傑

用間乘敝出奇。文龍自信其能。職等亦信文龍之能也。將將之道。惟在皇上之神武。與本兵之運籌耳。遼民歸來。若何使之生全。遼兵備數者。若何轉為精銳。遼職之官俸。作何查支。遼生之進取。從何向往。商人之借欠。竟何底止。統祈皇上勅下該部酌議施行。

遼東巡撫袁崇煥塘報奉

聖旨據報奴斃已真其

子爭立狡黠叵測。還看嚴加防禦。一切剿守機宜。相

時而行。勿致疎虞。該部知道。

本年八月初十日
老奴酋發疽背歿

皇極殿成

諭停刑

刑部擬徐自强等罪名奏上。奉聖旨是。斬犯徐自

强。絞犯劉應乾。趙三省。俱着監候處決。其餘依擬發落。

兵部奉聖旨。據奏內臣撫鎮越數百里。闔城略地。議招集饑民。安插屯種。漸復疆土。功勞可嘉。厥臣魏忠賢。體國赤心。籌邊壯志。鼓忠義以勵鎮守。捐家資而濟軍需。致令將士協和。兵威丕振。數載逋逃之寇。已罹天誅。三韓蒸莽之區。今將復業。宜有破格之典。

以酬非嘗之勛于原封伯爵晉肅寧侯給與應得誥
券還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
鈔三千貫賜勅獎勵以示優異鎮守內臣劉應坤紀
用與厥臣同心經理劉應坤原廕弟侄一人錦衣衛
正千戶加陞指揮僉事紀用原廕弟侄一人錦衣衛
百戶加陞正千戶撫臣袁崇煥協力擔當給與應得
誥命其鎮將以及軍丁俱依議該部知道

旅順

旅順兵變旅順將官李鏞貪淫敗俗被害人民揭告
毛總鎮差官拘提鏞遂與爪牙兵丁計謀于八月初
三二更放炮吶喊綁拿差官籍口兵叛放火奪船逃

去

陞霍維華太僕寺卿毛一鷺南京兵部侍郎曹思誠

吏部左侍郎

削奪朱卿相

削奪倪思輝

陸康穆張履端蔡獻臣冠帶閑住

十月

宣雲巡按張素養塘報毛酋乞炭挾賞不遂聚兵千
餘在於滴水崖邊住牧謀搶寧疆火燒莊等堡北路
叅將張承憲戰歿

李之才疏
請建祠

孝陵衛指揮同知李之才疏請建祠奉 聖旨據奏
廠臣魏忠賢恤小民之艱蠲不給之資功德被于留
都矣至於捐俸以蘇造作築垣以固邊陲裁革僉當
肅清弊竇雖建祠允順輿情賜額宜昭盛典其名祠
曰仁溥着南京守備孝陵掌印二監臣享祀春秋永
虔修築該衙門知道
南御史徐復陽削奪
平遠總兵毛文龍奏請遠士一例應試奉 聖旨據
奏甄收遠士亦變夷之微權同文之讜議也科舉省
地禮部酌議來說

山東撫按議曰曲阜縣一官雖 聖朝崇光先師特
典而局局生員一途暮青衿而朝墨綬儕輩先已輕
之及其稍與事習而日暮途窮之念生其人亦自輕
矣年來捐奏紛紛雖兩大不相容之勢使然亦以考
選之法未盡善茲當擇官之期可無更絃之鼓職等
集議于孔氏之鄉紳商確于司道府僉云改用舉監
之便以華廡之路優之舉鄉至順也以考選之權歸
之銓部至公也以遷轉優異之利堅其末路至密也
凡此者所以重民牧非以優舉監實以優生員善乎
孔紳之議曰生員可以作知縣必可以作舉監未有

不能爲舉監。而竟可爲知縣者。且每科中式一二人。殊恩異數。正爲生員而設。伏乞 勅下吏部。於曲阜孔氏舉監中。酌定幾名。起送赴部。考選一員。銓除任事。與州縣官一體。考滿陞遷。倘舉遇缺。則以明經出仕。曾經兩院薦舉者。陞補庶人。知奮勵而事免窒礙。於世職永永有光矣。

順天府丞劉志選奏 聖主寬恩。戚臣怙惡。奉 聖旨。據奏張國紀事跡多端。朕前姑令悔過自新。以全國體。如何不見省改。還着洗心滌慮。日就令圖。慰朕敦睦。戚臣至意。勿得執迷不悛。自取罪責。其嚴禁蜚

語。已諭緝事衙門。體訪拿究。仍着實申飭行。該部知道。

山東叅政分守東兗道曹文衡。計擒賊首鄭江等。東省以稟。

內官監疏頌魏忠賢殿工。奉 聖旨。皇極殿工。我

皇祖遲延未舉者三十餘年。誠重之也。爰及朕躬。襄茲鉅典。是皆厥臣魏忠賢心無二慮。筭有定謀。惟斷乃成。經始贊惟王之上。用人則裕。提衡致將作之勤。開節有方。財用贏于久訕。勞來不忘。庶民悅以忘勞。遂使戶牖可銘。辰宇堪御。俾朕籍手以稱繼述。厥功

茂矣其晉秩爲上公仍加恩三等還賞銀二百兩彩
段八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十貫賜勅獎勵
原封太子太保肅寧侯魏良卿晉封寧國公世襲官
銜照舊給與應得誥券以昭茂賞其餘內外大小官
員着該部優敘具覆
遣喇嘛僧錫南木座等往奴中偵聞從遼撫袁崇煥
之請也

兵部奏苗仲助叛惡盈官兵征勦大捷奉 聖旨勾
哈之捷剪賊羽翼撫按方略可嘉還用相機策勲以
待優擢文臣周鴻圖蕭上達武臣張雲鵬胡從義及

梁夢環上
疏頌瑞

餘有勞吏士土舍等員或宜加銜優敘或宜一體紀
錄俱依部擬以酬前而勉後效

直隸巡按梁夢環上疏頌瑞并疏叅諸臣奉 聖旨

據奏厥臣忠貞勞瘁克襄大典沉幾先慮潛消亂萌
功績茂著朕所鑒知何士晉久依門戶居官貪黷程
註附權居間賊私狼籍俱着彼處撫按照原叅數目
提問追贓解助大工沈惟炳黨邪害正賣友沽名着
削了籍爲民追奪誥命程良籌係程註之子着吏部
除名永不敘用

削奪周用賓彭汝楠王夢尹王業浩

削奪沈應時周汝弼宜繼良

兵部奉 聖旨。敕臣魏忠賢奇勛茂著，謙德益光。辭廕都督同知，可勝嘉尚。其孫魏鵬翼，廕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給與新銜。誥命王體乾等，應廕弟侄王之良、梁桂、石化林、徐文弼、李文學、劉學孟、李之榮，俱廕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劉天錫等三十七員，各廕錦衣衛百戶。內有見任官，應加陞職銜者，俱依部擬，都照新銜給應得誥命。

朝鮮國王奏小邦情事未蒙洞悉，奉 聖旨。覽王奏佩昭敬之遺言，懷王辰之舊德，和協東鎮，愛戴中朝。

忠貞之忱，溢乎言表，朕甚嘉之。鎮軍久懸，遠衆雜處，久客累主，生寡食多。縱微王言，朕不可坐照萬里之外乎。雖然，奴亦非愛王之國而不攻也。毛帥在中朝牽制之着，其在王國，則亦唇齒之依也。海上芻輓，朕近責令該部多方區畫，刻期接濟，逃難遼民，或精壯可籍，或別島可分，或內地可徙，亦毛帥悉心節次計處，俾無重爲王累，并力協心。王亦重勉之，奴酋已斃，休息有期。王行百里，豈半九十乎。在中所開尹義等事情，一一明辨，傳訛之言，不足介意。朕之注念傳國，當不減王之傾心于朕也。王其悉之。該部知道。

十一月

陞陳九疇太常寺卿

削奪張鵬雲韓于宣郭尚賓

削奪詞臣唐大章劉弘訓劉鍾英

御史梁夢環疏叅南御史梁克順削奪

戶部主事徐天鳳奏臣親死難甚烈禮部議覆奉

聖旨徐朝綱合門死節忠烈足表世風塋賜謚廕與

建祠立坊照張振德事例賜給其妻媳孫男孫女義

僕等應附塋附祠旌表俱依擬行已而贈光祿卿廕

一子錦衣千戶世襲

南京地震

遼東巡撫袁崇煥酌度主客軍兵疏請以宣大山西

三鎮客兵盡行撤回卽募無糧之遼人照數克補一

以免省直各鎮征調之累一以堅遼人效死之心

御史張汝懋請追諸臣贓數奉 聖旨這本說游士

任楊嘉祚房可壯相倚貪濫多費帑金數多具有冊

案可查贓私易訊着行該撫按提問將奏內諸項勘

實勒限追解以助大工游士任雖經遣戍其贓數着

行原籍撫按另提家屬追比完解

御史陸獻明敬陳黔事節畧疏曰其着數有未能卽

皇明通紀 卷五十一
行者二、勦與撫是也、有勢當酌議者一、餉是也、有急應整頓者三、墾田營哨稽核官兵是也、有速宜嚴禁者二、奸民賣火藥諸夷輸助是也、

十二月

兵科李魯生上言、黔師已老、奉 聖旨、黔事勦撫迄無成局、皆因事權相掣、意見互異、這本議裁撫歸督、卽督兼撫、便鉗制而專責成、說的是、依着行、王城楚人、不便督楚、閔夢得管敘、未見條畫、該部議與別衙門用、另簡堪任總督的、推四五員來看、以憑點用、吏部知道、

東廠照例三年類奏事、奉

聖旨、都城奸尼叢生、廠

臣魏忠賢肅法明刑、俾無漏網、據奏三年緝獲功次、清釐輦轂、屏逐豺狼、茲至詳明、朕心嘉悅、着廕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還賞銀六十兩、彩段四表禮、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賜諭獎勵、以示優異、楊寰、孫之鶴、發奸摘伏、能盡其職、着加太子太保、錦衣衛堂上僉書、照舊管東廠理刑事、其劉德仁等四十員、一併照例優敘、

兵部奉 聖旨、田爾耕、緝訪有功、着于原廕伊男正千戶加陞二級、以優忠勤、其官旂陳國善等、俱依擬

皇明通紀 卷五十九 十一
閩中賊首楊六等就撫。

陞邵輔忠兵部尚書仍管左侍郎事郭鞏陞添設左侍郎呂純如改右侍郎霍維華陞兵部添設右侍郎加總督閩鳴泰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遼餉黃運泰戶部尚書。

陞楊邦憲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陳叢胤大理少卿陳九疇刑部右侍郎吳淳夫右副都管太僕事馮三元右副都御史田吉太常少卿仍管職方事。

陞許顯純右都督加太子太保崔應元右都督仍管司事。

勅封護國濟運金龍四大王通濟平浪元帥從總漕蘇茂相請也。

張鶴鳴仍以太子太傅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貴州四川湖廣雲南廣西軍務兼督糧餉巡撫貴州湖北南川東偏沅等處地方。

遼東巡撫袁崇煥陳屯遼地謂不屯之害有七不便屯之用有七便。

劉其忠徐天衢冠帶間住削奪真憲時。

陞過庭訓應天府丞聶慎行補稽勲主事。

南京太監創魏忠賢祠額名崇勳

御史劉徽疏叅諸臣奉 聖旨覽奏熊延弼侵盜帑

金不下百萬着該撫按嚴提家屬追贓劉弘化黨惡
受賄亦有萬餘該撫按嚴行提問追贓毛士龍邪黨
渠魁盜庫納賄有據着法司提來究問追贓房可壯
樊尚燝侵課贓私卽行巡鹽御史徹底清查追贓具
奏樊尚燝先行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逮王之宋戍孫慎行爲劉志選所叅也

督師王之臣恢遼議疏曰切念東事謹條議數款一

據廣寧以窺河東一定軍營以固根本一調班兵以

皇明通紀集要卷六十

大學臣江旭奇訂

丁卯 天啓七年

正月朔

上御新殿百官朝賀

鳳陽府署戶軍民李光春、婿忠賢建懷德祠

削奪蕭命官汪輝駱從宗間住

給內臣關防

兵部奉 聖旨、毛文龍提兵海外、常思滅虜恢遠、今
奴子精銳西來、巢穴必虛、宜長驅直搗、以截歸路、作

後勁於關門、你部卽刻差人傳諭、還着水陸倍道速達。朕旨有功之日、破格優酬。

敘連雲功、楊國棟、李嵩、岳駿聲、俱加一級、餘陞賞有差。

御史劉重慶、閑住。

削奪曾楚卿。

總督閔洪學、敬陳進兵形勢、請移駐永寧。

二月初二日

信王出府成婚。

遼東巡撫袁崇煥、陳奏夷情、奉 聖旨、覽奏夷使恭

誠偽未可必

順求欵之情似真、然必彼確有所獻、以自贖我確有所憑、以相信、自非然者、誠偽未可必也、還遵前旨、從容講折、務求妥當、方爲題請。

信王辭免贍田二頃。

削奪陳以瑞、孫元化、閑住。

大理寺寺正許志吉、奏請差官從天津、淮揚、兩浙諸處、嚴追吳養春之贓、以養春財散於外也。

差太監胡良輔、鎮守海外等處。

差太監苗成暨金捷、郭尚禮、於皮島等處、駐劄督催餉運。

四川巡撫尹同臯奏水西擅殺奉
聖旨據奏水西兇狡擅殺差官糾兵出犯撫局如何可成着行該省道將整兵固守務保無虞督臣所請餉銀該部作何奏辨并議妥速覆

削奪謝可舉張其實顧其仁周邦基吳牲梁元柱等贈蔡復一兵部尚書廕一子入監讀書

寧夏巡撫史永安奏逆虜渝盟奉
聖旨該鎮賣火諸酋兩次入犯誠宜搗巢以伸國威這條議諸款深於邊務有裨至急補歲餉尤爲緊要着將五六年見額與元二兩年欠額盡數給發以備戰守搗巢之

需

李茂芳門戶冠帶閑住

白儲紹冠帶閑住削籍爲民

三月

瑞王奏酌時宜節奉
聖旨覽奏一切槩從裁節嚴

加約戢愛人節用著溢言表立國之初如此就國之後何間東平之賢不問可知朕心嘉悅卽行與經過地方官民知悉仰體王志以成王美

惠桂二府各上疏言時艱民匱當加意約束樽節上賢之

大和山玉虛宮火

傳報夷警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報夷情奉 聖旨該撫發水兵
爲東江之援。深得犄角之勢。兵本陰道。難以陽言。戰
守之具。該撫實修。其可陽言。以稱朕意。其靜定需時
近於陰者。以聽該撫。總求看實可恃。萬分無虞。以保
嚴疆。

兵部飛報虜情奉 聖旨。奴兵東襲毛帥。銳氣未傷。
深慰朕懷。麗人導奴入境。固自作孽。但屬國不支。折
而入奴。奴勢益張。亦非吾利。還速傳諭毛帥。相機應

援。無懷宿嫌。致悞大計。饑軍需餉甚緊。着登撫暫那
青登萊三府倉儲。乘風刻日開帆接濟。以勵戎士。速
發硝黃。以壯軍聲。

三王念驛遞疲苦。辭免 欽賜馬匹。上允之。

修築董家口。

山東巡撫李精白報產麒麟

賜李如檜工部侍郎。廕一子入監讀書。

寧夏巡撫史永安奏災異疏奉 聖旨。寧鎮災異。深
軫朕懷。月餉缺額。數多。戰馬空虛。太甚。內憂外患。尤
屬可虞。除修省申飭。葺築城垣外。着將天啓五六兩

山東產麒麟

年缺額及援遼未補馬價俟報刻期給發以濟邊急以承天儆

兵部塘報奉 聖旨奴兵東犯朝鮮必不能支若鮮折入奴則奴勢益張矣着寧遠撫臣乘奴遠掠巢虛之時挑選關寧精銳輕兵直搗以牽奴後而紓屬國之急

下臬臣胡士容於鎮撫以忤宦寺也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報遵 旨水陸發兵救援朝鮮

朝鮮告急請援

封涿房等礦洞

叙滇捷

澄城知縣張斗耀因此錢糧被本縣百姓登時刺歿兵部覆議援鮮事宜奉 聖旨登寧與海外互為犄

角毛帥拚死禦敵疾呼不應何以鼓任事之氣矧策應海外正以綢繆為封疆大計宜救急着覽奏說覺華島精選水兵三千星馳赴援天津登萊堪戰將士刻期出海俱聽毛帥相機進止說得是着即行

汪邦柱宋鳴梧俱以門戶官帶閒住

建懷仁崇功崇仁彰德顯德等祠

四月

東江將士
逃散

工部主事呂下問勘賣黃山拘刷良民虐取民遂作
亂焚其廨求殺之下問遁免因疏奏愚臣督榷變出
意外奉 聖旨黃山一槩追出給業平民若使山與
價準不强人以價之不平人必樂從有何難事呂下
問不能禁戢差役株連無辜致激地方之變不稱任
使着回原籍聽該撫按勘明起事原由量懲首禍具
奏黃山事理歸併許志吉地方人等亦宜靜聽有司
官設法區處保愛身家無聽奸點鼓煽以身觸法
皇陵失火延燒四十餘里

東江將士高萬重李鑛徐敷奏逃散毛文龍報請正

刑

島帥毛文龍遣叅將毛承祿等襲殺奴兵於义州廷
關口錢山等處

虜犯甘肅大破之奏捷去秋虜酋三兒台吉入犯爲
鎮兵所斃及報仇又被割懷恨已久於是套酋土賣
火力赤等矮木素等喇麻等酋糾約搶犯傳警甚急
撫臣王聞報會同總鎮徐永壽副將周士顯等設伏
夾攻大挫虜鋒斬獲頗衆虜遂引去

平遼總兵毛文龍奏從前因疑叢蠹奉 聖旨該鎮
孤軍遠懸率枵腹之卒猶能建斬馘之功朕所深知

先自用而
後用虜

亦所深憫覽奉掣於舊撫遏餉饋糧齟於奸并將逃
兵走深可痛恨高萬重李鏞徐敷奏都照軍法處分
登萊糧催僭開洋刻期接濟俱已有旨了
兵部奏憂時心切奉 聖旨用虜攻奴固是一策然
必我先能自用而後可以用虜近日關寧尚未却顧
未敢輕談虜利財物未必卽許爲我用以規近利爾
時我又未能自用以用虜虛聲空喝將無空增一番
措置乎九卿科道及疆場督撫諸臣中外熟議之苟
有確然之畫朕將採焉
增定大帥杜文煥特加制勅駐寧遠尤世祿駐錦州

侯世祿駐前屯左輔加總兵職銜駐大凌河仍管前
鋒事滿桂照舊駐扎關門節制四鎮及燕建四路仍
賜劍以重事權

姜曰廣胡尚賓丁進俱削奪林鈺莊際昌朱繼祚俱
閑住削奪楊廷槐許鼎臣閑住

山西巡撫曹思誠請建魏忠賢祠於五臺 賜額名
曰報功

遼東祠額曰元功曰茂德太和山祠額曰昭德上林
苑祠額曰感恩松江祠額曰德馨

李日華晉尚寶司

五月

遠東袁崇煥條陳夷虜情形奉 聖旨奴酋狡詐百端就來廝殺之言詐也宜暇以應之無為危言所喝喇嘛請勸之書更詐也更宜整以備之無為遜言所愚西虜撫賞固須查清無致虛冒濫惡以生攜二該撫久勞巖鎮朕所洞知所奏多備火器火藥添買馬匹卽與速覆行該部知道

命禮吏議忠臣張銓母霍氏恤典

坊建龐烈婦

建龐烈婦坊烈婦湖廣人爲熊于宣逼死熊典刑兵部塘報奉 聖旨東師屢捷奴兵雖圍困雲從島

毛帥智勇自能聯合麗兵禦之但孤軍枵腹可虞登撫津門運餉尚恐未敷還着戶部將應補餉銀十萬登津各舟還本色五萬刻期前發以克額餉務要盡數起解毋得遲挨關西兵馬着再挑選水兵數千策應毛帥以壯聲援

毛酋乞盟

宣邊駐虜屢犯邊疆被創認罰願就戎索

太監劉應坤東哨形情事奉 聖旨覽奏水兵東援

海外孤軍增氣黠奴撤衆還藩屬國獲全厥臣妙算弘深克張我武朕所鑒知該鎮馳報情形甚悉深慰

朕懷其鄭學麟等東哨著勞侯徐璉等回日并行題敘

平遼總督趙率教飛報捷音本年五月十一日辰時奴子提兵十餘萬騎至錦州城外四面扎營分兵兩路輪番交攻西北二面太監紀用同職及總兵左輔副總兵朱梅力督各營將領并力射打炮火矢石交下如雨自辰至戌打死夷屍填塞滿地不計其數至夜奴兵拖擡死屍退兵五里西南下營次日馬兵圍城遊走尚未撤兵理合先行飛報

調宣大兵備援山海

戶部段國璋奏議奴兵入犯需餉正殷上命餉臣作速運發

工部陳戰守機宜奉聖旨奴兵既東戍又西犯中必虛矣海上速行遙制東西之難可以並解立刻馬上差人說與他每知會本中救錦州固寧遠備關門俱係緊務着與商確申飭行

升毛堪南光祿卿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議策援事宜奉聖旨河上之聲遙紆屬國此行自不可少若老成却顧則該撫持重之效也冒暑深入奴勢當不能久覽奏知援錦之

皇明通志 卷之二
兵第聲息四出。疑而擾之。重兵相機守保寧遠。闔外方略俱全。

廷綏總兵楊肇基請設大將分鎮防守。撫臣以原任山海總兵孫顯祖素有威望。題奉填補。

兵部奏奴子回巢。卽裹糧而來。其欲撓我修築。撓我屯種。明矣。但溽暑行兵。彼已犯兵家之忌。我明烽燧。堅清野。如上年寧遠故事。若奴子不稀。深入重地。頓兵城堅之下。不數日必且狼籍而歸。此時伏兵要害。乘其惰而擊之。此萬全之穩着也。乞勅撫鎮諸臣固守城池。慎勿妄動。避其銳氣。邀其惰歸。最爲上策。

西虜領部衆報効。遣夷使貴英等請賞。

兵部復奏塘報奉聖旨。錦州圍困。不容不救。然奴亦度我之必救。爲致我之策。若直赴之。正墮其計。間道出奇。形格勢禁。使奴自退。該撫精心籌之。許定國饒有智略。請兵願往。忠義可嘉。着分兵一枝。副以健將。令星馳自效。貴英等首不妨便。許重賞以啗之。此着最緊。須速應。不必疑也。各該兵將着飛檄嚴催。赴關。有遲留者以軍法從事。

勦廣西潯州鵝山賊胡扶紀等。扶紀負固。有年。屢撫屢叛。生靈塗炭。官兵裹足。撫臣王與道。臣潘應龍等

合兵攻勦竟以蕩滌

山海總兵滿桂塘報官兵於瓜籬山大戰破奴斬殺甚多

時削奪晏清倫肇修沈景初江用世葉有聲李瓚沈

王應熊曾陳易錢策杜詩汪起鳳俱開任
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於國學之傍

河南建戴德祠順天建茂勲祠延綏建祝恩祠
六月

奴酋攻寧遠總兵滿桂等大戰敗走之

奏寧遠之捷奉 聖旨奴犯寧遠夷氛甚惡賴廠臣

指授方略深中機權接濟軍需足資戰守該鎮善體

廠臣忠赤嚴明賞罰鼓舞人心內外諸臣協力相應

一日再捷大挫賊鋒振累年之積怯作三年之新銳

捷書未至佳信已聞已有 勅諭勞苦該鎮及內外

文武諸臣并發御前銀五萬以充犒賞奴氛雖奪夷

情叵測還着相機乘勝以解錦州之困

遼東巡撫袁崇煥亦奏大挫賊鋒奉 聖旨十年積

弱之日乃一當虜挫之狂鋒賴廠臣先事綢繆故能

使内外文武收此奇捷覽奏兵已乘勝鼓行逐虜援

錦見可而進，具見方略，然須步步嚴密，首尾相聯，切戒輕敵，防其詭計，宣大援兵，着速發出關聽用，不許遲留。

錦州圍解奏捷

平遼總兵趙率教三報捷音

寧遠太監紀用飛報捷音，竊照逆奴圍困錦州，大戰三次，大勝三捷，小戰二十五日，無日不戰，奴賊於城外，以是初四日，奴賊提兵數萬，蜂擁以戰，我兵用火砲火礮與矢石打死奴賊數千，中傷數千，奴賊敗回營，大放悲聲，隨于焚化酋長屍骸處，見天墜大星如斗。

其落地時如天崩之狀，衆賊驚恐，終夜至五鼓撤兵東行，尚在小凌河扎營，留精兵殿後，是役也，若非仰

仗 皇上 天威，厥臣密授 廟謨，安能保守六年

棄遺之瑕城，一月烏合之衆，兵獲此奇異之捷。

兵部奏奴賊歸巢奉 聖旨，據奏狡奴敗奔錦州，將

士勞苦功高，急須犒賞，着太僕寺借給二萬兩，光祿寺借給三萬兩，刻期差官解赴軍前，分賚三軍，以作士氣。

海寇鄭芝龍等犯閩中銅山中左等處

延綏總兵楊肇基奏請建義士祠

皇明通紀

